



访学文丛

无处非中

王铭铭 著



*Centres
in Place*

山东画报出版社



无处非中

王铭铭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无处非中 / 王铭铭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9

ISBN 7-80603-750-0

I. 无... II. 王... III. 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3133 号

责任编辑 刘瑞琳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路渊源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 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7 印张 102 幅图 109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600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地既圓形，
則無處非中；
所謂東西南北之分，
不過就人所居立名，
初無定准。

——艾儒略《職方外紀》

序

“无处非中”，出自艾儒略《职方外纪》。较完整的句子，已引在这册书正文的前面。它的意思，现已是一个地理常识，那就是，地球既是圆的，世界上便没有一个地方不能被定义为中心。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来引古代在华欧人的书，不免显得过时。可是，对今天的我们，这四个字却还没有失去其重要性。对我来说，“无处非中”隐约道出了社会人类学家长期以来致力于阐述的那一简朴的道理：如果我们自以为拥有天底下惟一“合情合理”的文化，那就可能失去理解我们自己的机会，甚至可能失去我们的邻人。承认他人的世界是中心，并苦读这一中心，才能善待自我。

书中这些文字，是在1998年至2002年间写下的。除去谈伦敦的那篇外，记录的事情也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内。文章属于“杂记”。出版社友人说要让它们“图文并茂”。没有那么容易。“杂记”和“杂图”摆在一起能成什么？我自己没有自信到禁不住要自吹。要说说自己的理解，倒还是可以谈一下这些东西具体是什么。简略而言，记述伦敦和芝加哥的那两篇，说的是读书、讲学、交友中的若干侧面；谈西班牙、意大利、马里那三篇，侧重说说在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期间顺便旅行的心得，其中有关马里的那一篇是日记；《圣安德烈山的“社”与“会”》这篇，属于研究计划的初步报告。最后一篇是从前面这些文字自由延展开去的。

收录的这些文章，有三篇未发表过，其他四篇的大部分内容已分别发表于如下报刊杂志和著作中：

1. 《波伦亚思古记》，刊于《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2. 《从芝加哥到萨林斯的世界》，刊于《社会理论丛刊》，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撒哈拉沙漠上的文化互动：马里日记》，小部分被改动而刊于《读书》，2001年第7期。

4. 《圣安德烈山的“社”与“会”》，记述部分曾用于《人类学是什么》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写这些杂记时，我特别关注“文化互动”这个问题。摆在这里的，也有了某种学术性。大而言之，这些杂记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个人在学习人类学中感到的问题和困惑，其中特别要提到这样的疑惑：为什么以研究“异文化”为业的人类学，到中国变成了关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叙说，而不再关心“他者”？“他者”对于“我们”到底有着什么值得再度述说的意义？这些杂记，也许代表自己为中国人类学跨文化研究所做的一点微薄的努力。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跨文化视野”，我写过稍有更多学术性的文章，比较集中的如以下两篇：

1. *Le renversement du ciel*, in *Transcultural Dialogue* (2), Alliage, 2001.

2. *The third eye: towards a critique of "nativistic anthropology"*,

这两篇文章涉及到历史上的一些文献,但其写作目的是侧面表达对人类学“跨文化视野”的期待。

期待不代表历史。眼前摆着的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关于海外事物和风俗的志书,让我觉得汗颜。今天,有哪位中国人类学家的海外民族志比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更完整?有哪位中国人类学家的比较民族志比宋人赵汝适的《诸番志》、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更高明?20世纪的中国,除了个别论述海外文化的人类学随笔以外,像宋元时期的那种专心致志的、具有世界眼光的志书竟告阙如。我这代人虽更有幸地能直接嵌入“西方”遥远的世界,但从这当中获得的文化见解,却失去了前人曾经有的那种雄浑。

在《游褒禅山记》中,宋人王安石说: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者,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

在旅行十分困难的古代,要去一个悠远之处,去洞察隐匿于我们眼界之外的世界,人要下多大的决心,要有多大的体力,要有多有效的供我们“光照对象”的工具,我们今天难以有亲身的体验。

在悠远的世界不再悠远,人类延伸自己的眼光和手脚的工具不再难得的今天,“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也不再隐藏于“险处”,甚至连撒哈拉沙漠也离我们不远。将我抵达这些地方的路程时间加

在一起，算起来也不过乘坐了百余个小时的飞机，加上数十个小时的陆上交通，与古代进京赶考的学人要花的时间和体力相比，不过是一瞬间罢了。

然而，旅行的便利，不一定能说明我们具有的“光照对象”的工具先进了。我这些文字既非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叙事，与古人那些“志国”和“志物”之书，或能谋得些许联系，但却谈不上有任何的可比性——就我而言，若能留下些许自己以为具有意义的“浮光掠影”，也就心满意足了。“心满意足”不为别的，只为一个事实：时至今日，中国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界诸君，大多还都是“汉学家”，且以当“汉学家”为荣。如若这册书能让人有一点“无处非中”之感，就算是做了一件值得被叫做“事情”的事情了。

2002年12月5日一稿

2003年3月10日二稿

目 录

序

1. 在伦敦的小教室里……/1

帝国残影 /4

“席明纳” /6

费孝通的记述 /8

进入小教室 /11

大师缺席了 /13

直言不讳 /15

多文化 /18

坏天气带来大好处 /21

书院风度 /22

2. “圣地亚哥之路” /28

到圣地亚哥的路上 /30

“圣雅各” /34

宗教的凝聚力 /37

朝圣的人们 /40

“灵验的遗产” /45

3. 波伦亚思古记 /48

埃柯与教堂 /49

“东方化”的意大利 /54

威尼斯及其他 /61

4. 从芝加哥到萨林斯的世界 /65

抵达芝加哥 /67

城市史印象 /70

芝加哥大学的精神 /74

知识至上 /77

萨林斯生平 /80

“心灵之命”与“肉身之爱” /83

别的世界 /88

5. 撒哈拉沙漠上的文化互动：马里日记 /94

6. 圣安德烈山的“社”与“会” /143

问题西行 /145
圣安德烈山 /150
村社布局 /152
经济与社会 /154
“地方感” /158
山泉的象征意义 /160
牧场、民居、面包窑 /162
法国历史上的“乡族” /166
天主与雪山圣母 /169
“社”与“会” /177
同与不同 /180
“非我”与“我” /184
误解与焦虑 /188

7. 假如大西洋是“湖” /193

“大湖”周边 /193
文明的故事 /195
古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 /197
东方中的西方 /199
出行就是思考 /203

跋 /206



1. 在伦敦的小教室里……

十五年前（1987年）的一天，我乘坐不如现在那么拥挤的国航前往英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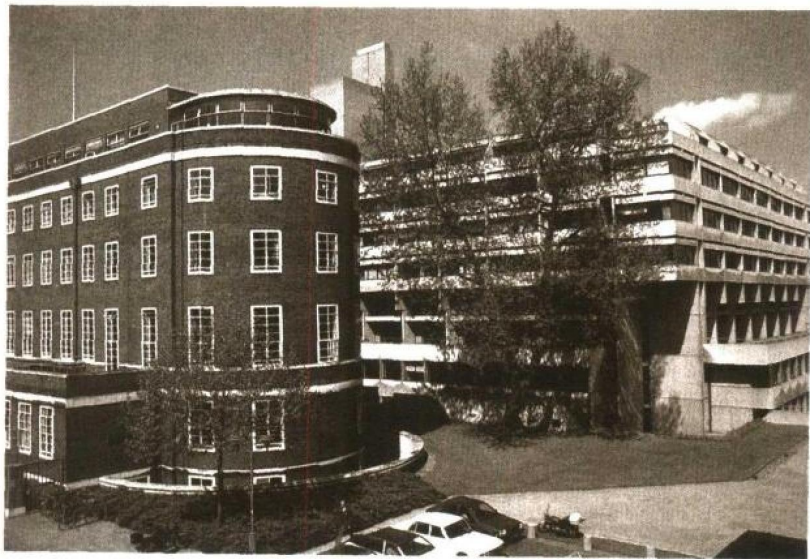
那时，中英间早已直航，但不知何由，飞机却需在阿联酋沙迦国际机场停留。在那里，我们受荷枪实弹的阿拉伯军人搜身，等待多时，才再度起飞。从北京到伦敦，总共在路程上要花去漫长的21小时。

“从东方到西方”，这个形容方向感的句子，经常被我们用来总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向世界”、“追求真理”之路。这句话的造就，不知经历了多少人的艰辛，而在阿联酋被搜身，或许没有坏处——至少这能让我悟出东西方之间的距离，能让我知道在“我们中国”与“他们西方”之间，其实还介入了好像既不是“我们”又不是“他们”的阿拉伯人。

了解一点世界文明史的人一定知道，阿拉伯世界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之一，而阿拉伯人依然认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为世界之正统，认为它如此优秀以至于世界上不存在可以与之比肩的民族。在近代史上，阿拉伯人遭受西方的冲击，不比中国少。

但是，从这个世界里走出来的思想家，向来对于西方保持着严厉的批评。阿联酋机场里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让人想起阿拉伯历史上的圣战者，他们曾那么威风地威胁着地中海地区，而今却以他们的特殊身姿，给我们留下一种“反先进”的印象。

遗憾的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东方到西方”之旅，心思竟都绕开了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代也没有例外。更有甚之，在20世纪80年代留学成风的日子里，被“从东方到西方”这个句子形容的那种旅行，已经往日不再。因而，我没有将自己的追求定位在那么高的境界里，我未能确信，自己能对中国的“走向世界”做出什么大的贡献。我的留学，不能被理解为个人学术生涯的必然，而实在与某些极其偶然的巧合更密切相关。因而，在旅程上，对烦琐的



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院史不长，院名“东方”却引来不少历史争议。我的一位同学说：“看到这二字，就想到帝国主义的过去。”

“手续”的厌倦，已经是一切。我没有多想一下，也就在心绪上绕开了那个介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世界，飞抵英伦。

在伦敦的某家英语学院过了一个月的好日子后，我于1987年10月5日到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伦敦大学成立于1835年前后，是不同于牛津、剑桥这一类中世纪大学的教育机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是伦敦大学的教学科研机构，大学总部主要负责考试和协调，学院的财政、人事、招生权力相当独立。这个学院创立于1916年，当时称“东方学院”，1938年改名“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简称“SOAS”）。

学院的名称，经不起学人自己的仔细推敲，甚至令我时感荒谬。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理论家赛义德（Edward Said），早于1978年指责了“东方学”这个概念带有的西方霸权主义色彩，而就在我就学的学院，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学生纷至沓来，在这个西方的都市中心，探求关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的真理！

赛义德是对的，他告诉我们，西方学者研究东方和非洲时，总要带着世界性战略的关怀。然而，他也是有偏见的，他自己也在西方学习、工作，他从这个特定的地理范围内汲取了一种或许在他自己的文化中缺乏的养分，并且，我们不能忘记，是“英语世界”，让他的论著得到了如此高度的承认。因此，我虽然特别欣赏赛义德的敏锐，却倾向于从事物的两面来看问题，于是我坚持主张，知识与文化的互惠，乃是人类未竟之事业。这一点，也正是我在英伦从学七年的主要心得体会。

帝国残影

在英国，我走过很多地方，那里“日不落帝国”的残影，模糊地存在于文化之中，现在只依稀可见。

我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一对曾在加纳当过殖民地官员的老夫妇家过的。因为特别喜欢“殖民地子民”，他们回到英国后，禁不住时常要想念“东方人”。在他们家里，我吃了许多好吃的，听他们仔细地跟我讲解圣诞节的文化背景。

老夫妇的“后殖民心态”，让我意外。曾经那么喜欢了解“异文化”的英国人，今天却那么希望来自东方的学子能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

据说，这种心态不是个别的。今天的英国，是一个旅游大国，



那段时间里，我是一个爱留下“到此一游”照片的过客。



毁于二战的教堂



恐怕是只供游客拍照的英皇卫队

在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旅游业位居老二。游客除了欧美其他国家的人们外，还更多来自“东方”的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而英国也以教育大国自居，招纳世界各地之贤才来此地读书。教育是个产业，让没落的大英帝国还有自信说自己是一个



“文明的国度”，让 伦敦曾有的庸俗，被漫画大师画成了历史。

来自他乡的学子还能承认这是一个好地方。

可是，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却依然保持着对“他者”的关注，

那里的教授和研究生像“老帝国主义者”那样，注重搜罗世界各地的文化资料。

“席明纳”

带着多重的观感，我进入了伦敦大学。我的学院设6个学部（文、法、音乐、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有13个系，人类学系是其中之一。这个学院，是个文科综合性学院（而其中的地理学给的竟是“理学”的学位），是伦敦大学的四五十家学院之一。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人类学系，是英国人类学的主要教学科研基地之一。

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人类学教学，综合运用“讲座”（lectures）与“席明纳”（seminars）两种方法，其中，讲座一般由老一辈教授信口开河、哗啦哗啦地讲开去，属于“满堂灌”，而“席明纳”则彻底是另外一个景象。后者在整个本科与研究生的教学中作用是最大的，那时系主任考虑到中国人类学的状况，要求我全面选修硕士课程之后才进入博士论文研究。他说：“去参加所有你可能参加的席明纳吧！”

“席明纳”是什么？在我们中国，这种东西也并非是没得见。过去的这些年里，在我们的大学里，悄悄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就是“席明纳”这种知识传播方式在教学中得到了推广。

我们的大学教室——连那些最新建成的，在空间的安排上大多还是依照旧有的“满堂灌”的教学法来营造的。教室里有一个讲台，位于空间的核心地位，与排列整齐的学生座位分离开来，而且，这